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六

建安葉菁子實

編

中書侍郎

總說

腦珠云中書侍郎魏官漢時已有中書郎魏文王初中置

通事郎後改爲中書侍郎自此始唐百官侍郎志二人

掌二令之職朝廷大政恭議焉腦軒冊命爲使則特冊書授

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爲奏之獻贊幣則受以付有司開元

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中書令曰紫微令至大唐五年紫微

侍郎乃復爲中書侍郎國朝元佑官品令中書侍郎正二品

兩省侍郎爲執政官

故事

王沉字處道少好李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補中書郎

華表字簡字奉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郎 陸機以文

學轉中書侍郎晉中興書孔演字元舒晉因建與庾亮俱補中

書侍郎小時中興建庶事草創演經李淵博文練識舊典朝

儀軌則多取正焉由是明二帝並親愛之 王濛字仲祖性和

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典劉惔俱為中書郎大祖輔政濛笑並

教侍接對號為人空之賓曹毗集王仲祖誅云入館中書職典

禁闈濛蔚華幄芳逸雲務 范甯字武子為臨淮太守徵拜中

書侍郎甯掌函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所獻替有益治

道 成公綏高才能文當世顯名職頗見得世祖時為中書郎

沈約晉書裴瓊風神高逸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皆

肅然改容

嵇氏世家嵇含字君道為中書郎書檄雲集含初

不立草 卞伯玉赴中書侍郎詩曰大方信包容優渥遂不已

躍麟龍鳳池揮翰紫宸裏

隋書元善拜內使侍郎上每望之

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瞠目 薛元超高宗

時為中書侍郎特承恩遇常召入與諸王同預私宴又重其

文學政理之才嘗謂元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 岑

文本字景仁字靖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

德以來詔詰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

或策令其還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无遺意師古以

趙罷溫彥博為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詔人在速者幸得
復用帝曰朕自奉一人公母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郭
正一除中書侍郎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李制誥勅多
出其手當時號為稱職杜正倫為中書侍郎與高挺虞世南
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古太宗為之設宴因謂曰間龍可擾而
訓然領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此意不
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卿等
此意不能暫忘故聊設樂宴也郝處俊為中書侍郎高宗御
殿觀醜時京城四蹏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壘王賢
為東朋周王暉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

少意趣未定常須推多讓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為二朋迥相誇
競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
又崔沔當官正色忝撓沮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令之中
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无事也
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可濟理豈可倪然
偷安自是每有制勅及曹事沔多所異同

四六

全篇伏審祇膺中詔入侍西臺翊贊万微克懋格天之業
踐更二府共歆稽古之榮渙號延揚敷天咸喜共惟 某
官德尊一伐智傑万人衆推為王佐之材自任以天下之重軀
道則六通四闢而咸在應事則千轉万變而不窮早被簡知亟

躋華顛泊居常伯適在版曹以邦用封靡為近憂以民力凋耗
為深患間緣造膝之對力陳逆耳之言不患失於在前寧輸忠
而補外起公於師帥之任付公以宥密之司旋降芝函改臨鳳
詔光輔惟新之政大間至正之門載績武功以銷未形之患誕
敷文德增築大平之基式副具瞻行膺爰立伏念某多仇少與
教免稀廷迹滯南冠莫遂望塵之幸魂飛東閣從徒頌德之誠
鷺池滿不液 鳳沼神深 絲綸王言 西掖垣 鳳閣
雞樹久逾滋 壁門天邃 出納帝命 清功楚 鷺渚
鳳池乃賴政事之本原 與參政事之本源 果開寵命
雞木 宜歸天下之名德 益廣聖賢之事業 增煥通司

揔庶政之源益茂謀謨之績
正具瞻之地更覲調一之功

中書舍人

總說 掖垣叢志云周禮春官屬有內史外史御史之名王制
總說 祿 賁為之以方出之注賁者為之之辭方出之以方
版書而出又曰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春秋時東里子產潤色
公孫揮善為辭令董安子自稱秉筆賁為名命楚觀射父能作
訓辭以行事於諸侯皆其遺也漢為中書謁者令置侍郎三十
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黃初中中書有通事郎後改為中書郎又

加舍八二字疑始此晉中書通事舍人掌詔制陳書劉師知孔
奐等傳並云中書舍人掌詔詰唐元和中詔中書舍人準故事
舍八押六司以佐宰相臣又云梁始置唐則以久次一人為
閣老判本省雜事又一人知制誥專進畫給食士政事堂其餘
分掌制敕

故事

南齊書呂文顯永明元年為中書通事舍人與如法亮等
迭出人為舍人並見親幸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

四戶四方守宰餉遺一年歲數百萬其後玄象失度王儉謂上
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傳詔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君此職
者皆權傾天下昭獨慮靜无所于損器版率陋明帝聞之賜采

合榻盤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物 晉中興書劉超

廷中書舍人時壹省初建內外多事出內書命以忠謹稱 徐

邈字仙民謝安奉邈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季

首宗之 魏收薰中書舍人與溫子升邢子才齊奉世號三才

隨書虞世南拜內使舍人煬帝即位賴遇詔隆祕書監河東

柳賴言博李有才罕所推詐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

推此一人 顏師古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

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于政理冊奏之工時无及者 唐書

岑文本拜中書舍人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

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

並寫須臾悉成殆盡其妙 太宋時中書舍人高季輔尚封事
上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報之 太
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須執論比
來遂无一言駁論者若惟署詔勅作文書而已人誰不堪故事
中書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
判事其舍人中選一人明練事者專知機密謂之解事舍人
馬周字賓王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辨能敷奏深識事端動无不
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
所親曰吾見周論事多矣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
令人委倦也 徐堅少好李徧覽經史左庶子王方慶賞其文

章與宝常称曰掌綸誥之撰也楊再思又曰此鳳凰舍人樣如此
此 楊炎為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餘書炎善為
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誥之美時称常 蘇頲傳景龍四年
初定内准准中書舍人蘇頲在大極殿文詔填委動以万計而
手操口对无毫厘差該主書韓礼談于楊傳書詔草謂頲曰乞
公稍遲礼等書不及恐手腕將腕中書令李嶠見之歎曰舍人
思若涌泉嶠及李嶠為鳳凰閣舍人朝廷每有大手筆
特令嶠為之 王易從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凰舍人故
號鳳閣王家 高仲舒為中書舍人侍中舍璟每謁政事時有
中書舍人崔琳達於致治景筆以礼為嘗謂人曰古事問高仲

舒今事問崔琳又何疑也 常處軍務宗時為中書舍人時張
平叔以便佞誣諧他門捷進自京兆少尹不數月為戶部侍郎
判度支平叔欲以射利中帝意以帝大任以權鹽舊法為弊年
深改官自崇益可富貴強兵疏利害十八條特宰相不能奪因
下其議處象與是奏議發十准以詰之帝然後深知害民乃止
平叔於是始有踈斥之漸 齊澣為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
王言皆以古議謨詰為准的 高郢為中書舍人掌誥累年家
無制草或謂之曰前輩皆留制集公何焚之對曰王言不可存
私家 徐浩肅宗時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
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曰其兼加尚書右丞玄宗傳位誥

冊皆浩為之參掌兩宮文翰寵遇罕比 鄭略為中書舍人咸

十年討徐方禁庭書詔旁午略洒翰泉通動无滯思言皆破的
同僚閣筆推之 白居易穆宗時為中書舍人凡朝廷文字之

職無不首居其選韋承慶累迁鳳閣舍人承慶為文迅捷雖建
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 陸扆拜中書舍人扆文思敏

速初无思慮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 賈至天寶

為中書舍人肅宗即位於灵武王皇遣至為傳位冊文上皇覽
之嘆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光父所為今朕以神器
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繼美
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涕 許景先開元初為中書舍人以文

翰見稱中書令張說案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安峯激流蕚絕
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 封氏自太和已來世居兩制
舜卿從子德昭特為翰林李士舜卿特為中書舍人叔姪對掌
內外制時以為榮 封敎為李士拜中書舍人敎稱思敏速語
近而理勝不務其滋武宗深重之案草賜陣傷逆將詔警句云
傷君尔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 集賢記注唐徐
堅阻孝德父齊怱及堅三世為中書舍人皇朝衣冠无以為比
盧氏雜說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 通典自求淳己未天
下文章最盛台閣髦彦无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馬文士之
極任朝廷之盛諸官莫比焉 九國志南唐韓熙載為和州司

馬久之召為中書舍人乃始親職制誥典禮有元和之風前蜀
度樣進中書舍人特署百司誥命典填委皆有典則人服其敏
因朝初王祐拜中書舍人詔撰晉熙王寺碑經宿上進中外
警其神速 范質加中書舍人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
事皆合機宜周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質對周祖嘆曰宰相
器也 崔祐甫遇事不用 顧大連以謹密稱 徐晦強直守正
松元穎多識朝章 張大隱有大臣体 裴均精鑿所薦得
人 杜牧之指陳利病 高馮列上五事 吳融疊十許策火
選成語當意祥 王仲舒文有古風 避迭為代言最欲易一
字不能 李嶠號文章宿老 張九齡為詞人之冠又號文場

元帥 蘇頌文陣雄師 本朝太宗云朝廷每除一舍人六親相賀諺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

四六

全篇伏審茂對思綸峻踏詞曰裁五色之詔分普上直於紫微房兩眉之班懸尖吐趨於丹陛渙手甚溼晉接惟新
恭惟 某官廣問揚庭清標絕俗凡第競美玉山高峙於兩峰
師儒所漸寶箴竒探於萬籟自趣還於虎節即瓜侍於龍墀曉
隨銀燭之朝夜想玉珂之入風回溟渤繫水三千雲近蓬萊去
天尺五果轂絲絢之侍晉恭醫纒之華渙邦號於風雷沛天恩
於雨露近玉皇之香案已著侍臣之冠祭丞相之沙堤亟拜上
公之冊某述闕成命敬託下風地拱清都莫接雲霄之步身縻

炎燄但分營燭之先伏審逢辰得志接畫疏思螭頭記天子之
言又藏金匱鳳閣目含人之樣肯觀水街士款稽古之榮朝享
困賢之福共惟 某官瑞浮玉疊奉擅金羸酌道德之淵源高
昧千古絕翰墨之畦逕自成一家遠陟王宮即登冊府身為因
史濃薰班氏之香口伐可汗不屈漢庭之節既判芘而試可宜
鳴玉以路羊况遊塵牙孽之杖類禁瓊論思之傑山東聽詔使
扶杖有感奮之心淮南寢謀无潑濊相冊咲之語得人之刻從
昔以然火頃履六之辟共坂畫一之治虞夏之書渾：尔孰敢
並馳伊望之業凜 手自然平步某契緣厲塔好重鴿原肯睽
隔於趨遇功瞻翹於賀履龍踰筆表已叨一字之褒綸氣轉洪

鈞必念八荒之棄物

朝廷之旨麾號令一世於文章 言惟作命孰形播告之修

儒臣之詞命語言美闕於政軌 令出惟行厥有典刑之自

德意志慮正者必有道揚之言 故專司於外制

訓詞文章古人最唯煩志之任 常有待於名儒

奉天罪逐已感動於萬夫 此皆持筆而允所忌

魏博伐謀至震恐有兩傑 是以掩令而罔不滅

世之安危功實資於出命 文章治道之鼓吹

文之高下勢蓋係於當時 詔令朝廷之羽儀

才子遼集則酌筆之典粹醇 惟嚴徐枚賈之於漢

甄臣登庸而商周之書類聖 及帝揚元白之於唐

下敵西掖之居 豈止演明賞罰之訓 力還顛聖之餘風

仰摸棠垣之燿 蓋以梯琪疑丞之才 尽有鷹精之誠意

太一三光之達仰昭於天象 斧藻英猷鼓動中和之氣

內史八柄之法寔掌於王言 羽儀嚴侍奮彰奇異之能

登近署之榮階 亟試才於槐府 踏四戶之疑殿 碎成楚室

極斯文之盛選 俄錫命於綸垣 分六曹之平決 林芟漢風

雖四戶檀權非當世之公義 遂中明於四禁 矧內制之深嚴

而五苑判事亦前代之美談 俾分領於六曹 極西垣之清要

但謂內朝之法 遠則直閣之司 雖未聞政而聞事

安知宰相之屬官 近則通格正之任 蓋須有德而有言

正體周公頌悉之語 潤色除書 垣明追二帝之書 詩論

助成漢家深享之大 論思正本 深享過兩京之制 顧問

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為得人 總為贊書任乃古之內史

近世所傳有楊億歐陽修之故事 觀諸正家文猶天之紫微

兩漢之制雖上觀於遺風 司內史之贊書 因人發揮

三代之文可復延於合日 綴其泉之法從 為世風未

河西諸將續筆書而知天子之聖明 西台本政事之地 涌泉

河北版臣聞詔令而致武天之涕泣 內史多語命之文 脫腕

雖常哀揚矣僅各擅除書德音之美 見王者之志存乎詔

如子產大叔蓋兼有潤色討論之功鼓天下之動係乎肆

右史記言已膺高選 非獨取之以文 贊為名命 典章一新

西垣視草復陟近班 蓋將試之以事 服在從官 名實皆正

唐虞為盛溫潤著於典謨 追歷代垣明之作思若湧泉 赤墀

商周甚隆詰曲形於盤誥 當太遠播告之修言皆破的 黃閣

參猷納論思之任 文章號令之司 雅正渾厚 文稱蘇李

司典謨訓誥之文 輔相稱綸之業 溫純宏麗 事問高崔

能讀墳典丘表之書 全相玉振煥三代之文章 潤色討論

習知漢晉唐魏之議 雷動風行警四方之耳目 文奉政事

在昔西垣之禁密專用詞臣 進思進忠 鼓聳天下之聽

於金右省之清華兼董吏事 言惟作命 形容聖王之心

端良博洽之士 獨生對紫微詩已題於居易 身父之作訓肆

論思潤色之臣 當階輒紅藥旬仍得於元暉 安于之贊名命

典命喜於右曹裁成大訓 雖潤色 書允穎詞章之富 羨漢

奉論思於武帳祇告嘉猷 然論思政林必資風節之強 剡花

發揮帝謨 紅藥輒階 問聲宣室 盜梯檢之褒言

致輝神化 紫荷葉 起草明光 居右曹之宣令

元豐外制之職乃歸舍人 汲鄭論思定漢遠之羽翼 演論

紹聖宏詞之科以侍文士 常楊潤色為唐室之光華 草詔

問聲室宣結知无愧於昔人 豈獨商賈周詰專渾灑之文章

起草明光祿事更有於他日

柳亦光咨澤俞備清閭之願問

南宮卧錦既改七兵之曹

宣室前登問鬼神於前席

而掖制花便裁五色之詔

禁林試可給筆札於尚方

知制誥

總說

紀原云唐百官志中書舍人六員以其次者一人為閣老

判本省雜事一人知制誥領進書開元初以他官掌詔勅

冊命謂之知制誥宣宋時選用尚書郎蓋先是率用前行正郎
皇朝自司諫正言以上參用之 又讀事始曰開元元年錄題
王珣為紫微侍郎知制誥自後以他官為翰林李士中書舍人

皆稱誥誥予安梁書裴子野以中書侍郎為懷鄉兼中書通書舍人則勅知制誥紀原謂起自說未及也

故事

柳公權為中書舍人文宗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謀議以卿言事有爭臣風彩也翌日降制以諫議大夫知制誥

穆宗在東宮有規嬪左右誦元稹歌詩宮中呼為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遇稹謫官江陵甚礼按稹潭峻皆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萬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官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元稹知制誥凡詞誥所出莫然與古為伴盛傳於世也李伯棻隋內史令德林之子百乘之子安斯亦善屬文自德林至安期

三世掌制誥蘇頲與紫微侍郎季義對掌文誥玄宗曰前朝有
季翬蘇味道號曰蘇季令有郗及季義亦不謝之 賈曾授中

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議議大夫知制誥至開元初復
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為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
字別於理無嫌乃就取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辭季見知時人
稱為蘇賈 權德輿為中書舍人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授
凡命於朝多出自御札始德輿知制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
郢岱卒郢知禮部貢奉獨德輿直禁垣教旬始帛囊上疏請除
兩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德輿居
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 崔沔昭宗時知制誥性頗守道

而文藻非優，嘗與同舍顏亮、錢珙、袁筆見亮珙，瞻遠草劄數千，無妨談笑，而沂自媿。孫處約中書舍人，景年中書令杜正倫奏請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柳公權為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季士文宗便殿對六季士語及漢文恭儉，帝奉秋日此澣濯者三矣。季士皆贊詠帝儉德，唯公權无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不時周舉同對之，端慄公權詞氣，不可奪。翌日降制，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季士如故。」孫逖掌誥八年，制勅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關元以來，蘇頌、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為王言之最九，因

志南漢趙光胤以膳部郎中制誥特兄光逢為翰林李士兄
弟對掌內外制誥時論榮之 國朝初王祐以比部郎中制
誥時方平蜀詔命填委祐致思敏速有餘力為翰林李士陶穀
見之深加歎服李煜書命精當頗得典禮 淳化中趙鄰我拜
左補闕知制誥鄰我為文節度信徐陵之體每構思必歛衽危
坐非千餘字不下筆而屬對精當致意頗密人不可借及掌誥
命不能剪截浮詞時論火之 三年以李沆王化基為右補闕
知制誥太宗素聞沆浞有文李會化基上章自陳因令中書各
試制誥二首帝嘉之故有是命仍賜錢百萬 王旦拜右正言
知制誥文祐以清名久掌書命不才年且繼其任特論美之錢

若水有人倫鑒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鑿梁棟之材 貴
不可涯非吾所及也 主道三年以上部郎中館修撰梁周

翰為薦部郎中知制誥故事人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二
篇各二百字一篇一百字惟周翰不召試而授焉其後薛映梁
鼎揚億陳克佐歐陽修亦如此例 大中祥符七年陳知微為

此部員外郎知制誥劉筠為左司諫知制誥兼賜金茶仍持詔
筠在知微之上帝以筠所試為優時有是命 蘇轍佐宜城幕

故相文定公李迪薦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累為知制誥制詞
深雅時以為有常擢之風 謝絳迂兵部員外郎案上言議宣
祖不當配感生帝及推洪範以明水災及請罷先生處士之號

密皮透背之服宮市龜筒之器內降劉子之伴引廢以滅國以
成廢古皆合經旨權知制誥文章典雅有元白之風 治平元
年知制誥祖堯擇獻皇極茂紹贊之 晋天福中召入翰林奉
士知制誥北戎入冠以帝漢祖等出征是夕范質宿直以帝令
召奉士分草制質曰宮城以開慮世事機逆獨章以進碎理優
贍當時文士稱之 東齊記事丁文簡公嘗言奉進士時以制
誥為贊卷既而復自笑曰是不檢也然其後為知制誥翰林奉
士參知政事亦見其所存有素矣孫夢得初名買字道鄉樂誥
予曰某奉進士長安夢登塔見將大文卷者問之云去年春榜
索而視之不可問其有孫買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朴既悟逆

改名扶因字夢得又數日至華陰與數人同詣金天帝廟乞
靈且未夢夜中夢明想下草制詰詰同人相慶日它日為制詰翰林李
士矣雖未以為信然乃陰自嘉明年第三人及第其後為直集
賢院知制詰如夢云 翰林李士枋偉秉小笏一日除知制詰
中書進擬上問曰得非秉小笏者乎 舍人院每知制詰上事
必設榮褥於庭面北拜廳閣長立褥之事此偶謂之壓閣
長宗袞作掖垣發誌而不解其事按唐舊書亦無聞為唯裴
庭裕正陵遺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禮相傳自
唐也予為舍人日邵興宗人院不疑為舍人閣長靈甫時議美
之掃田錄國朝之制詰必先誌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誌而

命者錢三人陳光復揚億及修奉與其一尔 吳通正通元兄弟並為郵略思不淹亂成文崇然 張九齡作賜渤海詔被詔報成 子邵胡有大典冊必出其手元稹變詔書牒務純象明切令狐楚詞犀利絕人遠甚

四六

於周則召公呂秩之制作雖有訓官 文章追三代之風 在高則仲虺傳說之謀謨並為雅語 號令聳四方之聽

倣周礼内史外史之職 湯王之初則仲虺作誥 分厥攸司 襲前代尚書中書之官 成王之世則周公其人 號為兩制 周内史之贊善兼八掌柄 齊愆委任貽職回戶之權 掌書 唐舍人之草詔措押六曹 唐賁參謀善美五花之判 參法從

乃若帝王之訓誥誓命皆其公相之為。鄭多名都子羽國僑
至如諸侯之誥令贊書亦安丈夫之事。楚有文士屈原朱玉
請湯誓則赫然見神武之奇勳。答淮南之詔文又侍於長卿
現洛誥則從乎識太平之偉績。受宣室之重慶將前於黃祖
王者審乎出令莫重訓誥。木栖雞而閣巢鳳。首居四禁之嚴
儒臣職於代言是為極選。階離棄而砌綠苔。分押六司之事
先朝廷文章之任固為儒者之至榮。檢固則御史之贊書
代天子鑿刻之言尤極士林之高選。任漢則中書之規草
給北宮之札才奉誠言之榮。但然帝制國唯希三代之風
趙孟治晉叔向為之謀主則楚無以當。名世之才。揆藻之工

國僑為鄭子羽掌其詞令則國先敗事 代言之任 判花之接
榮堊之塵出處進於三台 訓誥之任 上應紫垣 矧惟星垣
債切之司勳勳建於四禁 侍從之班 身連黃闥 上法天家
誦美陽之誥則文士為之變風 帝王之興必有文章之制作
續奉天之書則武夫至於感梯 朝廷之務必資才學之討論
泛樓船於泐水奉觴西流 勝文勝質辭尚乎斷虞之經風閣
校羽徽於長檣飛賦行在 爰魯爰齊理帶手至魯之道鶴梁
碎玉上帝之府 謹四戶之彝儀 九房講儀屢闡章具之春
太做天子三庭 紹三豎之典訓 七閣著緣更資才敏之稱
商書顛尔仲虺為作誥之臣 惟布宣難諭之情不匿厥旨

周文郁：哉史佚處立言之任 則精誠自然之感固不足乎

半譏紅藥之皆入跡風流 羊舄春秋之季 拖鳴玉於紫庭

別踴金蓮之塌菜陟鼇峰 相如典冊之文 縹翠嬰於清闕

刑吞恣意揭好惡以示人 職聞出納之機 侍從之論思為繼

鼓動綿區迪中和而成俗 事係安危之本 善命以朕要為工

四戶各居上直夫文之炳 豈但精誠之啓 制規二典之讓

八柄為重副嚴王命之嚴 實繫播告之修 言合六經之訓

極儒者之榮矣重文章翰墨之選 威厲一時忠義之策 同結

鼓天下之勳業聞朝運龍金之卷 布宣九重德意之章 漢章

武夫梅探於片言 孟聖文章 却尋紫泥 漢章

父老翁采於委死 何相訓典 而錄紅藥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六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七

賀啓

建安葉黃子實編

尚書省

總說職林充試舜於大麓領錄天下事似其任也周司會又其
職為鄭元注司會老令尚書秦時四人在殿中王發書謂
之尚書尚稱主也漢成帝罷中書官者置尚書五人二人為僕射
四人為四曹出納王命敷奏方幾斯乃文昌天府衆務衆藪
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二為天舌尚書亦為
陛下喉舌斗斛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僕
射亦尚書分領諸曹漢以來謂尚書省亦謂之中書則天改尚
書省為文昌臺又唐書尚書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都堂之東
有吏戶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刑工部三行亦
行四司右司統之唐亦謂南省宋百官志周官司書鄭玄云

若令尚書

國朝大中祥符九年上與輔臣言及尚書省

制度因曰今惟銓選與故稍右而蕃駁州縣中固亦有才俊不宜輕之王旦曰吏部與諸司不同但不能奉駁爾尚書省掌六曹諸司文書施行制命奉省內綱紀程式正御史糾不當者聽內外枉屈辨訴凡更改申明勅令格式一司條法議定以奏若朝廷有疑事則禁百官議其可否辨定疑狀奏覆凡六尚書之務本曹所不能決者總而決之

故事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應劭漢官儀冲帝丁酉策書大尉趙峻三世掌

典機衡有匪石不甑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魚之風令以峻為太傅固為太尉與大將軍翼參錄尚書事

和帝丁酉策書故大尉鄧彪元勳之族三讓孫高海內歸仁

為群賢省先帝褒養欲以崇化今彪聰明康可謂老成人矣

貴者元老詩書所美其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又殤帝策書張禹忠孝詠為其以禹為大傳錄尚書事百官總
已以聽 帝詔曰司空年矣融與朕六年勤勞不怠其以年
融為大尉錄尚書事 靈帝終已策太尉陳蕃忠亮塞 諤有
以吐茹之節司徒胡廣厚德允元可謂老成矣以蕃為大傳錄
尚書事 孔光字子夏頤尚書事九典拒撥十餘年守汪度脩
政事不帝首苟合或問溫室省中木皆何木也光荅以宅語其
謹密知此竟試舜於大 麓處識持平 蜀志蔣琬為錄尚書
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拔萃處衆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
色神守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伏 王隱晉書元康元年
詔司徒王渾秉德中正識量洪遠歷位內外文武勲庸者在方
策宜參刑機衡以亮天工 其令錄尚書事 晉起居注穆帝
永和 中詔曰尚書方事之本 王化所由宜三二親賢以康庶政
侍中撫軍會稽王昱清劾秀令朕所憑賴其以本官錄尚書六
條事 謝朓為明帝拜錄尚書事表曰無以輔佐明堂遺象麟

閣 司馬彪續漢書字同枚有奇表鼎南匪屢足履龜文冲帝
立以太尉寮錄尚書事

尚書令

總說 後漢百官志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
官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九選善又奏
下尚書曹文書衆事晉職官志尚書令秩千石受拜則策命之
以在揣石故也晉百官表注尚書令一人唐虞官已是謂文
昌天府銅印墨綬五時服納言赤情追賢兩梁冠佩水蒼玉領
都摠攝諸曹出納王命 漢官典職尚書令主贊奉摠典綱紀
無所不統 齊我儀秦漢之世委政公卿尚書令之職掌封奏
今贊文書僕射王閑閉令不在則僕射奏下其事魏氏重內職
八座尚書任同六卿舜奉八元八凱以隆唐朝故號八座為元
凱謂以賢能用事義如昔也 唐百官志尚書令掌典領百官

其屬百六 一曰吏部 二曰戶部 三曰禮部 四曰兵部 五曰刑部
六曰工部 注 兵吏為前行 刑部為中行 工部為後行 行總四
司以本行為頭 司餘為子 司太宗在藩曰尚為尚書 今其後人
巨不敢居 遂廢其官 廣德元年 太宗以親賢有大勳 遂時拜尚
書令 六典尚書令 掌總領百官 儀刑端揆 其屬百六 尚書法
周之六卿 凡庶務皆會而決之 初 秦更周法 天下之事皆決丞
相府 置尚書於禁中 有令丞 掌通章奏而已 漢初 因之 武宣之
後 稍以委任 及光武 總吏職 天下事皆上尚書 與人主參決 乃
下三府 尚書令為端揆之官 魏晉以來 其任尤重 皇朝 武德中
太宗初 為秦王 嘗親其職 自是 闕不復置 其國政 樞密皆委中
書八座之官 但受其成事而已

故事

後漢中屠剛 遷尚書令 光武嘗欲出遊 剛以隴屬 水平不
宜 宴安 遠豫 諫不見聽 遂以頭朝 乘輿輪逆止 前漢張

安世 以父任為郎 天子行幸河東 嘗亡書三篋 詔問 莫能知 唯

女世識之某作某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授無所遺失上音其封

推為尚書令 後漢尚書令愨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

御史中丞相會皆專席而坐宗師師曰三獨坐 侯霸守君房

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典改朝廷少舊臣霸

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

之每春下寬大之詔本四時之令皆霸所建 帝彪曰天下樞

要在於尚書 鄭洪字臣君為尚書令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

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 郭伋廷尚書令處職機密敬納忠

諫 東觀漢記侯霸為尚書令深見任用 樊準為尚書令明

習漢家舊事月必足謹 申屠剛為尚書令嘗塞多直言無所

屈撓 韓棱為尚書令以節儉自守 謝承後漢書左雄順帝

立虞翻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有五臣蹇蹇之節由是拜尚書

令秦崇經術 左雄掌幼言多所匡爾每有奏章臺閣以為故

事 狄壽為尚書令初壽為僕射帝賜諸尚書劔惟壽等三

人手自署姓名尚書令歸稜楚龍淵僕射鄧壽蜀漢文尚書陳
寵濟南辮成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添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
有文章故得漢文寵厚謹又不外見故得辮成其見異如此

任防為尚書令取典樞機竭忠於國數條便宜譏刺時政以補
闕失言肯切直劉祐拜尚書令正身机密剪邪截曲不抗強目

羊陟拜尚書令明審選奉旌賢退惡 衛良拜尚書令每當

選奉拔擢天下英俊及二千石長吏功次者用之 楊淮拜尚

書令平心正直選奉高妙進善嫉惡不阿豪勢 衛權為尚書

令加侍中下堂白闡權視尚書如客惟視諸郎如孤屬 唐約

字仲謙拜尚書令自典樞機數有直言英策慶官在股不言賈

利之事尚公法不阿所私京卧號曰治身無嫌唐伊誠 郭賀

字喬卿為尚書令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

下平 陳忠為尚書令教進忠言辭肯弘麗前後所奏悉條於

宮闕以為故事 楚國先賢傳左雄為尚書令天下精選言其

人不素餐也。魏志荀彧為僕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大事皆彧或籌焉。荀彧自為尚書令嘗以書陳事臨菟皆笑毀故學尚策密謀不得聞又非正道下用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焉。晉太熙元年詔曰夫愷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也是以自漢以來每選此官常重其人諫郎王戎清儉履道庸勳著于已試其以戎為尚書令。植沒後欲以自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之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附者數十竟遺空函天忤溫意由是遂絕。魏氏春秋荀攸字公達為尚書令太祖每稱曰不可及雖顏子外悅內勇外強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寧武不能過也。劉巴字子初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呂文字季陽代董允為尚書令庶事無留門無停宿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辭少言為政不煩號為清能。晉裴秀為尚書令秀創制朝儀屢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

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

荀勗中尚書令課試公史

以下數其才能有闕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送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王彪之字叔虎為尚書令與

謝安共掌朝政安每稱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咨之王公無不得判

王儉為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

人隨上諮事辭折未嘗雍滯褚彥回時為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實由稟明公不言之化

刁協遷尚書令詔曰協抗志尚亮才鑒博雅朕甚嘉之

荀

最集昔六官所掌家宰為首秦公卿贊以丞相御史為冠今者尚書令總事此三者非臣駕闢祈宜忝竊

謝石為尚書令上

疏遜位曰尚書令國之冢司總括百揆憲範王猷式是辟辟故必簡德而拔量才而受

沈約晉書王述得官無所辭為尚書

令子坦之勸讓述曰汝言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充讓自是

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 晉起君注武帝詔曰尚書令
首撥之首揔參機衝出納朝政治績之所由也車騎將軍賈充
忠允清正道理經遠宣迪文武謀勳弘著其以充守尚書令車
騎如故 犇虞尚書令箴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風雨
不迷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四海感休維聖維明維必賴良
才無曰我智官不能任祭言如絲其出如綸千里之塵樞機
在身 宋書王僧虔為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壁曰自行
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遺
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此座右銘 曹義九品議尚書令
尊官也親作納言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唐宗 以郭子
儀為尚書令子儀以太 宗昔居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買詔
不允勅令宰相百官於尚書省送上了儀復奏議不受許之

左僕射

總說

前漢百官表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

宋百官志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那為左僕射衛

臻為右僕射二僕射分置自此始也

魏晉謂之尚書僕射宋

則曰左右匡政唐龍朔中改左右匡政光宅中更名文昌左右
相開元改曰左右丞相天寶後復為左右僕射掌統理百官紀綱
百揆李絳傳尚書僕射師長庶僚即丞相之任漢鄭崇馬尚
書僕射隋高穎亦為之唐李靖肅悅房元齡鄭餘慶並為左僕
射 唐百官志左右僕射各二人掌統理六官為合之貳令闕

則摠省事劾御史糾不當者

唐新語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

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為宰相當須大
開耳目求訪賢母即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為僕射不帶同
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常安石為僕射
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 春明退朝錄曰朝宰相為僕

射魏公仁浦趙令諤文忠沈恭志宋忠安李文正呂文彥呂文

忠孝文清張司空王文正向文簡王吳公冠朱公呂許公王沂
公賈翹公陳恭公韓魏公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二十二人樞
相為僕射陳文忠曹奭焯張榮倍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為僕射
石元懿一人不置書侍郎便為僕射

故事

前漢鄭崇字子游為尚書僕射數直諫諍上初納用之每
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後漢明帝教幸廣

成苑尚書僕射鍾離意以為從禽廢政嘗當車諫盤樂遊田之
事天子悟其言即時還宮 後漢鍾離意為僕射以上疏出為
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大會帝思意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此

殿不立

魏志徐宣為左僕射車駕幸詩昌摠統留事帝還立

昔奏呈文書語曰吾省與僕射何異意不視 陳泰為左僕射

典選奉

李准等欲賈詡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

長嗣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 毛玠字孝先為尚書僕射時

太子未定王臨淄王植有寵玠諫曰近紹以狗底不分廢宗

戒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會珎起更衣太祖謂左右曰國之司
直我之同昌 吳志諸葛恪既定山越孫權使尚書僕薛線
勞軍曰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 晉太傅謝安生暎暎生子
琨三代為僕射並有文集 山濤清虛恬簡轉左僕射 周顛
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好酒為僕射略無醒日時大狎為三
日僕射 晉三條該左僕射表曰霜府方隆起居元佐國制草
昧空贊百揆 王珣為左僕射領吏部時烈宗雅好典籍深欽
愛之典殷仲堪徐邈並以才學文章為上所服 刁協除左
僕射中興革制制度未立朝臣元練習故儀者惟協以久在中
朝加性聰敏多諳故事朝廷憲法出入威儀唱贊一皆稟於協
當時稱為強記 袁樞好學乎不釋卷謹惟周密清白自居為
左僕射弟憲幼聰敏好季有雅量為右僕射憲省目樞為大僕
射憲為小僕射朝廷宗之 齊王延之轉左僕射宋德既衰太
祖轉政朝野未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王虔中立无所云就

時人為之語曰二王時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 唐載至

德為僕射與列仁純更日受詞訟嘗百老母終省陳詳至德已
收詳省視老母前曰本謂之解事僕射所以未訴公乃不是解
事僕射請却付朕未至德笑而還之歲者无称其長者 裴寂

遷左僕射初首言臣初登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
今四海大安伏願賜臣骸骨高祖沾下沾 樂曰今猶未也要相
偕老耳公為台司我為太正趙邊一代豈不決哉 房元齡進

左僕射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閣僕射曰
數百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閣僕射 李靖任
隋為殿內直長左僕射楊素附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後以取

定襄功遷右僕射請每參詢均二似不能言以愧厚称 蘇良
嗣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過薛儉表子朝掠義假塞京
嗣怒叱左右杜其類曳去武后聞之戒曰弟出入北門彼南衙

宰相行未毋犯之 實為直為左僕射以公案自喜 宋曆中

左僕射李絳與御史中丞王璠相遇於道璠車不為之却因上
言故事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關元中以為左右丞相其後雖
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書其姓 房元齡代
長孫无忌為左僕射既任總百司處恭夙夜尽心竭節不欲一
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章審定法令意
在寬平不以求俗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无隔卑賤論
者稱為良相 宋璟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
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饗太常奏集會百官尚書省
東堂常賤三傑詩自罵以賜之 李揆唐第一人 鄭餘慶以
宿德建公論浩然歸重 溫彥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 九司
志唐李昇世家楊渭建國以昇為左僕射參政事乘剝亂之後
浙復紀綱修典禮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 至道元年呂
家正以左僕射罷相上召謂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中書故事
頃多俾均勞逸蒙正頓首謝 東齊記事曹利用先賜進士出

身而後除僕射乃知進士為貴也

四六

全篇廷渙大燒朝登頤需選衆得賢若舜湯命相之日錯

紳相賀如文富宣麻之時誰呼万方登動列辟恭惟

甚官勇自仁出忠曰孝移毀誘傳世南之風啟義稟坤支之德
入則以嘉猷而告后出則以斯道而竟民極社稷之艰危靜胡
塵於談笑周瑜赤壁之外不見萬功謝安淝水以還未聞相業
公獨得於無備事非止於一書樞府出而全蜀安表衣帟而敵
國懼果履爰正忒慰具瞻然大臣以道事君而春秋責備賢者
願以天下而自任勿謂吾君之不能魯國侵疆未帟責瑞在於
孔子樂八為人好善喜竊司於孟軻罔俾古人獨專其美其云
恭審陞自捲路宅乃有台惟上相之顯而正朝虛為已久非天
下之鉅人長德膺此者雖歟聲既單所暨威聲恭惟 其官喜
恣不形於色安危自任於身如太山喬僕之親深兄為而人自
仰老和風慶云之氣象不肅而物已字登膺有替經濟方懸觀

其恢張分化之意固非鹵莽一切之圖民亦百言得充委付之
未及上既歷試是用尊信而愈隆告于大廷陟以左席雖廟堂
之維舊而風采之一新魁柄不公豈復有率而莫可同列既協
猶曰无助而何為正君在初拔士宜博民之貧者無富國將之
勝者无敗軍朝廷治而四海從革夏然而百蠻服古未有改言
之似迂置乾坤一擲之中世豈不為之快然帝王方合之本公
必有處於斯某須以狂言敢蒙殊遇乃至延香於西府相與為
追於敬宸事有作唯退而靜俟令兩賢合處而並相此其將哉
當大鈞所播而不泰信乎命矣

進特魁柄正名位之久虛 宜選於衆奉恪于皇天之才

獨幹化樞見君臣之莫間 使暨乃寮績迪我高后之烈

人主之論一相考卜惟唯 伊尹仲虺之佐商邦命首九國之式

太宰之摠百官寄托尤重 姬旦召公之輔周室德聞六服之家

冢宰之於周統百官均四海 王名左撥 文昌分化之原

丞相之於漢附百姓撫四夷 分守東臺 僕射百僚之矣

博稽典論 位百寮之冠 擢冠冢司 上宰 魁柄

禮冠冢司 調大政之元 王登和承 近司 省主

師長百僚 納言加首 顧端右之司 兼詳御史之職

統理庶務 騶唱入門 號文昌之相 上應文昌之星

端撥之司 元 元 斷 洞 開 耳 目

樞機之府 山濤之信簡 羊祜親處腹心

右僕射

故事 晉永昌元年詔尚書分置左右僕射所以廣登賢俊經始

陽王珪忠允善政思量洪濟蒞官尽心所居著稱其以珪為右

僕射 羊祜奏始初詔曰夫揔齊机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

祐秉德清邵忠亮純茂經緯文武審審正宜雖處腹心之任而

不認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祐為尚書

故事 晉永昌元年詔尚書分置左右僕射所以廣登賢俊經始

右僕射 趙善為左僕射性溫恭有器局離位居端右而深自
謙退其職務免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
稱其有公輔之量 高蔭之為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
良美貧弱咸受瘠薄蔭之啓高祖悲吏交易乃得均平 後周
周惠達為右僕射自閤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
章是以儀軌稍俗魏文章因朝奏樂頌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
李遠除右僕射辭太祖曰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勝授適
所以重其罪責八公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祖曰公勲德無美
朝廷敦為選衆而奉何足為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
官位之間便至退讓深乖所望也遠不得已方拜 唐高祖
受禪謂裴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拜尚書右僕射賜以厭觀
仍詔尚厨食奉御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
賜延之卧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而不名嘗謂貴戚禮莫與比
長孫無忌帝以皇后几又相友器倚甚厚常出入卧內進尚

書右僕射 杜如晦進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究朝政引士
賢者下不肯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 高僧守士廉遷右僕射
上庶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太監監國命攝少師
子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閭中者以爲知也 李靖爲右僕射以
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主太宗乃下優詔授特進在笏攝奉
每三兩日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賜靈壽杖助足疾也

載至德遷右僕射時列仁執爲左僕射每遇中許寃滯者輒美
言許之而至德先據埋唯詰米嘗與奪若有理者密爲奏之終
不顯已之斷決曰是時意歸於仁執或以問至德荅曰夫慶賞
刑罰人生之權柄凡爲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後宗知
而深嘆美之 褚遂良拜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
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大尉固元舅
有不如意使上有奔親之議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
固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尽愚

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
儀謂何遂良曰望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詔臣
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它過
不可瘠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右者請更擇貴
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惟弟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遂
良何致笏殿叩頭流血司徒陞下笏馬埽田里帝大怒命引
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僚無忌曰遂良受爾命有罪
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漳州都督 真宗朝
帝時向文簡拜左僕射麻下曰李昌武為翰林李士當对上謂
之日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
中應其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知未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
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却對未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
相婦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往入見
之徐賀曰今日間除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受公但唯唯

又曰自上即位未曾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得隆重者倚
殊曰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曆陳前世為僕射者
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
庖厨中問合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
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中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對上笑
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四六

全篇伏審天昨明聖當屬精更化之初相資真儒得大有
上吉之助告廷誕布率上交欣恭惟 某官經李通明性

資冲茂緯壺清處覺芬潤於長湖器宇恢奇兼雄峙於喬嶽万
里倡十連之治一朝居百辟之尊蓋由造旋乾轉坤不可測之
神而妙之以道故能建棟植散群不可撓之政而行之以忠泰
乎元精貫以皇極必將尽收財成之效永為不朽之圖其方澤
畔行吟豈無鳥獲之力而去者獨筆端膚才已傾滄海之水而
濡之何止從事十部之賢足勝通國万人之沮唯不死霍氏專

權之日固非偶然既幸及將翁爰立之辰尚期自竭台榭多暇
秋令方清願精寢鍊之調周副宰夫之望

當軸而秉用鈞方類同寅協恭之助 位雖次於周公

討謀而穆天緯兼收善謀能斷之長 兼實專於伊尹

邠吉尚寬趨相得同心之助 召公為保實泰姬旦之為師

朱環持正姚崇成應變之功 元齡善謀亦資如晦之善斷

擢登以輔 巨川之濟 家司鼎軸 餘見宰相門

實首中台 岩石之瞻 魁柄捲席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八

建安葉賁子寶編

參政

總說

秦置尚書丞二人漢因之唐左丞掌轄諸司糾正省内掌
吏戶禮等十二司右丞掌管兵部等十二司後改左右副

機

國朝初有左右丞後更為參政

初隨蘇威高穎參知政事

宇文述等參預朝政

唐魏鄭公戴胄杜淹並參預朝政蕭瑀

參議朝政崔仁師等參知機務李勣參掌機密劉洎張文瓘參知

政事

國朝乾德二年趙普為宰相太祖畏其專問陶穀下丞

相一等有何官穀對唐有參知机務參知政事今可用之遂命

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自此始

故事

後魏古術太武時為尚書令參知政事時上谷人上書言

苑囿過度人無日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預覽見之入欲

陳奏過太武與給事中劉樹恭不聽事術侍生良久不復申聞乃

起於太武前并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敲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也太武失容放恭曰不听奏事過在朕躬樹何罪置之獨其狀以聞太武奇爾公直皆可其奏以其百姓稱曰為臣送志於告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卓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今武遣使召之 唐崔仁師遷中書侍郎參知執務被遇尤渥 因朝實備太平興國四年夏以本官參知政事先是僞與賈琰同在幕府琰便佞能原意希旨僞嘗疾之上與諸正安習射琰侍上側頗稱贊德美詞多矯誕僞此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上失色為之不樂因罷會白太祖出琰淫州至是始大用僞僞中謝上謂白汝自揣何以至此僞曰陛下以藩邸之舊出於際會上曰非也以汝嘗面折賈琰賞卿之耳耳僞頓首拜 至道元年詔曰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合而為一先是開寶中宰相趙普初議置參政之日與宰相異等

止衙別設位執於丞相之後不預知印押班不得亦政事堂志是
呂端作相以冠準尚叅政事慮準不平故引近事烏請以慰其志
馬賈黃中而受詔知貢舉多東投寒俊號為無私掌吏部選
事除擢官吏數千員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叅知政事
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所謂今之孟也因賦
詩以策之賜予甚厚景祐四年冬司天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
所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閏月以避之上以為叅以問
大臣叅知政事程琳曰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今有所食蓋陰
下乾剛之道忽有所虧而致惟脩德政可以克之上曰卿言極是
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益變上畏天之威不為日者所惑如
此慶曆七年冬貝州兵士王則據城叛時詔明鐫討之師久無
功叅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上忻然委之又曰具字加文成敗卿
為生擒此賊至來喻月破賊凱還除平章及見之勞之曰卿朕
之斐度也彥博歸切於明鐫詔不允退朝錄叅知政事父見

其進拜者盧朱崔吳正肅與尚書張公安道樞副陳堯叟張文

孝吳文肅由登用而朝廷多峻如其父恩命拾遺魯宗道為

叅知政事以志鯁自任嘗與宰相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

不回或議少異則廷諍不已然多從宗道故時人謂曰魚頭公

蓋以骨鯁目之也婦田錄丁晉公使知江寧府召為叅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叅知政

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之制除丁甚恨之蘇威典高穎奏掌朝

政威見言中以銀為慢鈞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

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唐載胄為吏部尚書奏預朝政太宗

嘗謂卿臣載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厉行情深體固事

有机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勞爾杜淹字執礼檢校

吏部尚書奏預朝政所薦四十人後皆知名魏謩字元成正

現三年以秘書監奏預朝政於是帝即仁四年歲斷死二十九

幾致利指米斗三錢天下大治墜夷店長龍衣冠帶力宿衛東

薄海南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
證勸我行仁義既効夫蕭瑀復參預朝政帝曰武德李太
上皇有廢立議顧狀挾不嘗之於昆弟弗見容瑀於汝時不
以列休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阪蕩識誠臣又
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遇然善惡大明或有時而笑瑀頓首謝
曰既蒙教又詩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證曰臣有逆衆持
法主怨之以公孤持守即主怨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

四六

全篇疏恩西垣正位東府樞軸右轉久司動運之元台

柄左旋益契精神之會皇靈震疊國勢尊安竊以一人負

宸以南而囚近戎寇而拱北並綜衆務均為大臣外以師保方
氏內以儀刑百辟唐室泰知之任實同八柱之承天藝祖訟置
之目益慮一鵬之挾免九虜之冠世若嵩略之齊時既安危
自我以身則宰輔由茲而次補敢竊窺於廟論和默定於聖
心恭惟某官結武經文開物成務虎符犀節雖云中外之徇翔

煙閣雲臺終豈功名之貸舍不緣介紹親結春知威望大震若
孟容治獨高於夫 府英風推莫如蕭疑政尤偉於荊州覽形
勢於目中机緘於掌上上姑以丈二組撫選城坐收百勝之謀
公適被尺一詔歸近班專典五兵之務啓心先隲造膝有陳滄
然雲龍之從欲知魚水之合鴻樞宥密折衝踰玉門之闕黃閣
經綸調七粵金鼎之絃深惟邦本力講民天草葢制以蘇閩粵
之民損夏賦以阜荆吳之俗長謠載路追配頌聲協氣充閭蒸
為瑞物不歲之富皆寓於人紫保國之永圖不庇民之能事而
况歲年屢稔獄 不寬訓兵而兵強礼神而神聽將待殊鄰之
變靡忘上策之脩德方享於天心貴且窮於人爵逮茲真拜誰
復問言帝期雙度之相子國喜鄭僑之知政會昌之膺德祿豈
限儒科至道之登呂端其有故實益懋處中之望行膺虛左之
求某又託鉤陶欣聆制冊夢圓天上恍聞環珮之餘音身落夷
中阻預紳綏之布武初猶強遣今殆欲愁閭室不欺念僞無於

大故造管罔弁終有賴於至仁儻從冀北之空寧嘆周南之滯
顧借鍾氏知音之便稍回鄒子吹律之春

德簡帝心智通 務亟拜前疑之峻實居次輔之崇扶日救於
南訛屏陰氛之解駁幹斗拘而東措萬叶氣以薰陶方將招徠
時英拔起國勢運將材以練軍實阜民力以厚邦儲靜河事會
之來盡復興圖之舊登閣風倚閭闔軍論雲宵步武之親膺沙
幕隨余吾會見鐘鼎功名之盛某伏讀明詔竊在下風不勝頌
忠望賜之誠正有投老懷歸之計收桑榆於農圃之類已分從
夫耕婦媪之謀理翰墨於簿書之餘或能作主聖臣賢之頌
伏審茂對明恩晉參大政台躔動色泰階烟兩兩之待賓曆綿
休神鼎增九九之重當守釋才難之嘆同行推德選之公衮綉
有光 絲綸惟幄恭惟 某宵霖雨賢佐風雲壯懷舒舒淮水
之祥曦 泰山之望會昌得一德裕異才首傾於當科江左自
有夷吾遠畧方恢於顯伐特逢冕旒之春從容帷幄之壽

惟茲四人共迪文王之彞教 精神折千里之衡

式是百辟要觀山甫之令儀 莠業贊方机之務

共頌朝班總差丞相之一等 匪資耆德 果躋寅亮之臨

通整首務非特尚書之万机 孰贊昏謀 用究前蹟之業

如范毋陽權大謀於慶曆之除 彌論大政一日至於萬机

若王臨川持高論於熙寧之初 體貌近司四岳均於百濟

果副民瞻 或偶虛於袞職 肆疇論思閏色之工 儀刑四海

進參國秉 則獨決於廟謨 進職經體贊元之任 出納万机

光被贊元之舉 參造化於陶鈞 柄輔一像佐年極以建時

具宣扶世之猷 贊稱綸於天地 泰階六符應文昌而辨位

唐宗圖任登庸首命於魏公 遂簡上心果膺黼臬之知

藝祖用賢遽選特先於居正 亟參大政 擢贊鈞衡之任

協成長策 有若于陳十年而無弗 宜應泰階之六符

宏濟多艱 庶幾丙魏一体以相成 總差丞相之一等

周設三孤寅亮天地所以貳公洪化乃亦廊廟 贊中堂
漢置府府總統方略不以一職名官 參東事樞 參大政
廷登丞弼之職 光膺詔綽 分天柄以參持 貳公洪化
參決鈞衡之務 參總政机 臣中台而並列 經體贊元
奉三接之清光 被天昕之訪 進參宰路 聯三事於黃扉
參萬机之大政 躋近輔之班 參聯宰政 應六符於九鼎
謹九德於熙朝浚明斯在 贊一國鈞 竊本三公之序
參萬机於賢佐寅亮推多 參開廟論 得陪論道之司
擢居四近之聯 參大政於昕朝 參贊萬机 陪大政
協贊萬机之務 陪中堂之國論 彌綸百度 贊洪鈞
協贊廟堂之上 參陪政路 與聞政机 贊貳國鈞
共圖機務之繁 入秉事樞 參貳非司 參開廟論

左右丞

總說

自漢成帝建始四年置尚書而便置丞四人光武始成其

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自此始也

漢官典職尚書左右

丞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

唐百官志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

丞一人正四品下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臺不當者

吏部戶部禮部左丞總馬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馬龍朔元年

改左右丞曰左右肅機咸亨元年復之典左右丞掌管轄省

事糾率憲章以辨六官之儀制而正其百寮之文法分而視焉

注丞者承也言丞助令僕總理臺事也晉傅咸云左丞得奏

彈人座

故事

東觀漢記黃香拜左丞功滿當還朝書留增秩拜尚書

遷僕射

揚喬尚書侍郎左丞轉右丞自左臺閣闕練漢

家故事前後上表陳因政便宜

王隱晉書劉暉字長為尚

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肅清出兼中丞

晉諸公贊傅咸字長

虞為右丞臺閣大小望風自肅傅咸答辛曠詩序曰尚書左丞

彈八座以下居視密之會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于
寶晉記卻訖為尚書左丞糾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卻丞而
運奏我此為悅矜自射訖聞曰趙宣子任歸厥為司馬厥以軍
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謂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任其事後侯
為國奉才我以才見奉唯卜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於
此洪間悅服 晉歸為左丞廉叅諸曹八座已下皆側目憚之
却隆為尚書即驛右丞在朝為百僚所憚後座事免 中興
書孔坦差左氏慕有文章除尚書左丞內外並敬憚之 宋百
官志漢制丞即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 徐勉為尚書左丞目
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称職 梁書賀琛遠尚書左丞并
泰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吾
常移晷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
時人以此呼之 煬帝即位即茂為尚書左丞時工部尚書字
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文仲競何求銀密茂奏劾愷仲文愷與

仲文竟坐得罪 唐劉洎主疏日尚書萬札寔為政本是以入
座比 昌二丞方於管轄苟非稱職竊位與札代見此未尚
書省詔勅稽停文案壅滯臣誠雖庸劣謂述其源貞觀之初未
有今僕于時省務煩雜倍多於今左丞冑右丞魏謏並曉吏方
質惟平直事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萬物百
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屬下比者網維不
卒並為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
貞在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網維畧舉亦當矯正趨
競豈惟息其稽滯我書奏未幾拜洎為尚書右丞 戴冑拜尚
書有丞尋遷左丞時右僕射蕭瑀免官僕射封德彝卒太宗謂
冑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
弊者今無令僕係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冑性明敏達於從政
處斷明達儀者以為左右丞稱朕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白居易
為為校度丞宣尚書右丞制云者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

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戴胃魏證文杜
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居左右官脩事理人到于今稱之故
吾前命崔從持左綱今乃命丞宣捺右轄無得戴劉魏杜曹美
於真親中字文節貞視中為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
江夏王道宗嘗以私書託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百疋
仍勞之日朕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中書令張說
擇左右丞之才舉王丘為左丞齊澣為右丞當時以為高選

元禎為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即官乖公儀者七

韋思謙

初 右丞奏日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
製之此陛下如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 張說代源訖曜為
左丞親事之日上勅所司供張說音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
以叙其事 席豫大寶初改左丞玄宗幸溫泉宮登朝元閣賦
詩群臣屬和帝以豫詩為玉手製褒美日覽卿所進實詩人之
首出作者之冠冕也 韋私景拜左丞駁吏部授官不當者六

十人弘景素以鯁亮彌及居網轄之地即吏望風脩整 帝詞
立子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

四六

全篇丞轄大臺進陪國論賢者在位君子得與豈將糾八
座而辨大官要以順四時而遂萬物出雲霓以下澤扶日

月以麗天明詔始頒公議文凡伏惟 某官言有壇中得先公
之靜剛恩通神明跨伯氏而高妙器非近用者所就必脫天欲
大任者其始或勞時初險艱未免柔從於蒲箒心獨闕暇曾不
奪常於雷霆社公百應變之材斐公無左右之助顧斯文之未
喪得其羽以為儀起游道山進直青瑣發當年之溷蓄破俗儒
之識評玉堂搖毫飭王言於鵲鳥基正色立朝七於風霜令膺
夢求願慰人望某銑嗔無比嘗鹿君子之下交勞悴既殊空記
先王之餘論安敢彈冠而斬彙進且將拭目以觀太平
進班上轄 對裁因政 降之大任發紆經濟之謀 伏審察言
總職文昌 均任柄塗 奮而有為協贊太平之通 進居承弼

被帝 之温文 澄百官之沉品而人無間言 翁從人望

而折廷爭已開國士之風 祇膺恩制 惟丞割之近司

內平外成行見大儒之効 進貳宰司 實紀綱之重寄

光被制綸 果膺體貌之隆 廟堂增九鼎之基 進聯四近

顯司政轄 進貳鈞衡之峻 象緯炳六符之色 入贊萬微

米膺當守之未 六官成績方法意於名儒 總正臺綱

進筮中臺之峻 萬世永圖將登庸於真相 共謀王體

正尚書之名以總錄萬務 恢張王體何正圖富而兵強

高丞 之任以糾正六官 翊贊帝猷特見裡典而染奉

既參台鉉之尊 光奉明恩 居文昌臺 綱轄之司

乃任股肱之寄 進升左轄 被絳朝服 振憲之府

總中臺之綱紀 憲鈐轄之兩星 肅發之任 徵之振舉紀綱

正銜史之糾彈 副文昌之八坐 司百之官 守之期習法令

帝景鯁亮之節 少酬賢業存濟綱轄之嚴 宜蒙眷於中宸

楊正斷制之風 益簡上心即正公台之重 符非榮於左輔

檢正

總說

熙寧三年中書門下 奉旨議中書擬置士人為屬官舍
欲置五房檢正公事三人兼以朝官先見宰相參政如常
朝官禮檢正五房在提點之上

四六

被命九重 糾正列曹 與聞命令之原
聖草二省 躋升印位 通知臺省之政

擢總屬於政務 紫微密拱於天庭 隸兩禁凝嚴之也

類明習於憲章 黃門親近於帝室 妙萬化經綸之原

茂副選掄之寵 摘過差以禪固論 聖心之眷 宰旅

允膺采履之光 程期會以托吏姦 宰屬之除

左右司郎中

總說

隋煬帝於尚書都司初置左右司郎一人品同諸曹即從

五品唐正

二年改為郎中掌副尚書左右丞所官諸司

事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為都公左右司任九中臺詔勅稽違文
業壅滯皆任其責

故事

隋骨儀為右司郎中于時政游亂濁貨賂公行凡當樞要

之機庶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交節而感

勵志守常介然獨正武之銜迂左司郎中時以許敬宗稍重唐

劉洎上疏曰宜精簡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畧奉亦

當矯正趙乾豈惟息其稽滯哉九國志吳王潛吳國建遷左

司郎中無選事時來亂之後官失其守譖謀靡散甲簿湮沒真

偽相蒙潛雍容欵接坐客常滿隨才而授吳掄選有序潛之力

也

陟為左司郎中彌綸省闈白敏中有器識

四六

智識高遠則可以彌縫國論 中臺總覈庶功

材力敏濟則可以整飭省事 都公董正諸部

彌縫省闈 况都司之要官 吏選三餘 掌北斗之機衡

管轄事机 示省闈之高選 文昌六職 控南宮之樞紐

文昌之宰士 惟蟻封知良馬之藝 振奉紀綱 管轄之務

臺閣之望即 惟肯綮見良庖之能 與聞治要 糾正稽遲

網轄分贊 優游三省 條目 臺綱 元衡詳整

總督低資 分治六官 紀綱 治要 吳陟彌綸

列曹尚書

總說

漢書百官表成帝初置尚書如淳曰主天子書主天下物

皆曰尚書如主者曰尚書主者也

漢官儀尚書唐虞官

也書曰龍作約言詩

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

此官典机密也常昭解釋名尚正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 晉

職官志按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從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間遂罪其官以為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中書官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而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召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曹主斷獄是為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監地園苑事客曹主護羌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評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為大曹是特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虛帝以侍中梁鸚為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康帝起居注詔曰尚書万事之本朕所貴也唐百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為太常伯咸亨元年依舊

故事

後漢陳忠拜尚書使居三

曹任成帝置三公曹尚書

生知斷獄

張令字虞仲為尚書省歲朝梁冀帶劍入省

凌叱冀令出劫虎賁奪其劍冀跪謝陵劾之詔以載體贖罪百
察肅然弟不疑曾舉陵李康謂曰昔舉君所以自罰也陵曰明
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令中公憲報私恩爾不疑有慙色

程輔字子廣為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軍大夫以上試對故事

天文道術以第一者補之由是輔對第一拜尚書焉 魏卽字

少英入為尚書再升紫微寒謗禁省不屈豪右為百寮所服以

黨事免卽尚書再升紫微寒謗禁省不屈豪右為百寮所服以

子孫如事嚴君焉 蔡邕以待書侍御史廷尚書三月之間周

歷三臺 鍾離意明帝徵為尚書時友趾太守坐職伏注以資

物簿 文大司農詔賜群臣意符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

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思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

之邑惡其名也此賊儀之寶誠不敢拜帝笑曰清乎尚書之言

乃賜庫錢三十萬 荀緄字伯條拜尚書緄性明寬敏於衆職以厲郡察秉執平直道而行是時内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

楊喬字聖達拜尚書喬期中博推談術文辨優納王事明習國家舊典故幹机密之職夙夜周慎退食自公喬儀容席麗每朝賀天子傾意百僚側目 王傳字季習拜尚書明敏習漢家舊事在臺歷載夙夜敬戒内外不漏 朱彥為尚書彥言正直

續漢書李固上疏曰陛下有尚書 猶天之北斗為天喉舌尚書陛下之喉舌幸嶠後漢書帝虎上疏曰欲急世所務當先除其患其源在尚書典樞机天下事一決之不可容也 張璠漢記朱穆黨事禁錮徵拜尚書正月百官朝賀畢虎責當陛下置子於地謂群僚曰此天子弓誰敢于越百僚皆回避不敢穆乃呵之曰天子弓當戴之於盾之首之上乃敢置地太不敬即收虎責付詔獄治罪莫不肅然服其忠烈東觀漢記陳寵字昭公為尚書周密慎時所薦輒手書草人莫得而知 袁松漢書伏

湛字惠公拜尚書典定舊制 許劭字子將清醇有鑒識明帝

時為尚書正隱晉書杜預為尚書損益萬机不可勝教朝野伏

馬覩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山濤轉尚書表辭年老詔曰

多今多事嘉謀良圖委以老成 晉中興書蔡謨為尚書上疏

曰入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選用名資有常 常訴集太僕杜

侯諫云入作納言光輝紫綬 並部者舊傳太尉李固薦楊淮

累世服事臺閣既閑練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机密特拜尚書

南史察景歷拜受尚書舊武拜官在日午後景歷拜日適逢

與駕幸玄武官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

如此 蕭子範為足宗正讓都官常書衣五星懸擢卷池紫宮

之曲 官根本聯曹建禮之內 魏應璩雜詩尚書統歷事官

又承法憲 後魏書肅宗靈太后曾懸於羊林固奉觴謂即臣

曰表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枉敬屬元凱侍策 不仰羨翻名

位俱重當時 唐書玄宗故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不

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已未多用舊相居之下然歷踐內外清
貴之地妙有德望者充之仙客太河湟一使典爾授亦清流尚
班常伯此宿邪也